



巫师苏格拉底

Socrate, le sorcier

[法] 居古拉·格里马尔迪 Nicolas Grimaldi 著

邓刚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巫师苏格拉底

Socrate, le sorcier

[法] 居古拉·格里马尔迪 Nicolas Grimaldi 著

邓刚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师苏格拉底 / (法) 格里马尔迪著; 邓刚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3

(巴黎丛书. 蓝色系列)

ISBN 978-7-5617-5236-4

I. 巫… II. ①格…②邓… III. 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0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3218号



VI HORA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划人 倪为国

特约编辑 / 吴雅凌

封面设计 / 魏宇刚

Socrate, le sorcier

by Nicolas Grimaldi

Copyright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7-156 号

巴黎丛书

巫师苏格拉底

(法) 格里马尔迪 著

邓 刚 译

统 筹	储德天 河 西
责任编辑	河 西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x 978 1/16
插 页	2
印 张	7
字 数	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236-4/B·302
定 价	1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蓝色系列

bleu



蓝色思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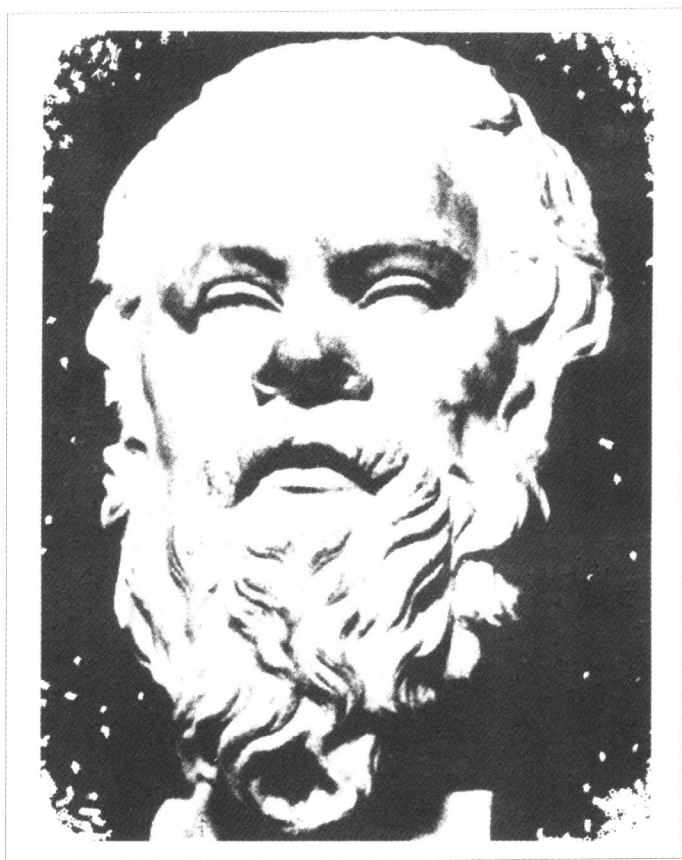
PENSER bleu

白色生活

VIVRE blanc

红色创造

CRÉER rouge



苏格拉底像

目 录

牛眼看人/ 1

痛苦的灵魂/ 25

逻辑的巫术/ 43

赌注/ 77

译后记/ 101

牛眼看人

当仆人给他拿来已经准备好的一杯毒酒，苏格拉底像平常一样用牛一般的眼睛看着他，并问他可不可以洒出少许酒来祭神。

——《斐多》，117b*

*[译注] 此处引文据原书中的法文译文译出。王太庆的译文为：这时他把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接了，态度非常温和，他一点也不发抖，颜色和表情都没有改变，像平常那样睁着大眼向那人说：“我想从杯子里倒出一点来奠神，你说可不可以？”（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一版，第 286 页）

苏格拉底是个巫师。对此柏拉图本人可以作证。美诺说道：“听着你的话，我好像被麻醉了一样。你是如此地蛊惑了我，以至于我再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①正是这种魔法造就了苏格拉底的魅力。他魅惑别人。人们还感到自己会被他的话语所搅乱，就像有时被音乐所搅乱一样。如果说苏格拉底的行动犹如狄奥尼修斯附体，人们被他支配着^②，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也证明了，不能在没有克制的情况下去听苏格拉底。那些以巫术指控苏格拉底的

① 参看《美诺》，80a。——本书注释若无特殊说明，均为原法文作者所加。[译注]美诺对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啊，我在遇到你之前听说你总是自己处在困惑之中又使别人陷于困惑。现在我亲眼见到你以你的魅力、你的法术、你的符咒加在我身上，使我完全困惑。”（《柏拉图对话集》，169页）

② 参看《会饮》，215c—516a。[译注]《会饮》中写到林中仙子善吹笛，能用嘴吹笛来施展魔法，把人们吹得神魂颠倒；而苏格拉底单凭言语就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人，如同那些羡慕他的人一样，承认在他身上很明显地有着蛊惑的能力。实际上，阿里斯多芬^①不是也揭示了：苏格拉底作为《云》中的主角，作为最有名的智者，不论谁不论什么都能够被他说服么？然而，能够让任何一个人失掉关于实在的意义，使他相信假比真更明显、实在比非实在更不持久，智者术号称能够做到这些，也是一种蛊惑术^②。在苏格拉底的学生们之中，即便那些把苏格拉底看作最尖锐地抨击智者的人，也仍然将他看作某种类型的巫师、魔法师、萨满。这样，在苏格拉底只有几个钟头或几刻钟可活的时候，斐多遗憾的不是友人的消逝，而是魔法师的消失：“在你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到哪去找一个如此完美的魔法师呢？”^③

然而，正是这个萨满、这个巫师，我们一直将他当作一个哲学家应该是怎样的榜样。他不仅为我们将哲学家的人间形象加以具体化，而且通过他的思考和辩论方式使我们回溯到哲学之源。第一个逻辑学家、辩证法的发明者曾经如同运用巫术一样运用哲学，我们必须试图去理解的正是这一点。从源头开始，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在真理的秩序和信念的秩序之间，如同在逻辑关系和治疗的蛊惑术之间，怎样的一种偷偷摸摸的串通勾结

① [译注] 古希腊喜剧作家，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在其剧作《云》中对苏格拉底的形象有所讽刺。

② 参见《智者》，235a1 和 241b7。

③ 参看《斐多》，78a1。

得以形成了呢？

因为，使得苏格拉底成为一个巫师的，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个医治者。他对卡尔米德（Charmide）解释说，肉身所遭受的大部分疾病，其根源都在灵魂中；^①但是，“灵魂只有通过作为蛊惑术来施展的话语才能得以治愈”^②。因此，苏格拉底想要通过他的富有魔力的言语来解救那些处于痛苦中的灵魂，如同接生婆求助于麻醉剂来减轻产妇的痛苦。因此，为了获得治疗效果，他的话语必须有一种麻醉剂、镇痛剂或者鸦片般的效果。斐多怀着感激惊叹道：“他治愈了我们啊！”米尔恰·伊利亚德^③在他的多项研究中，定义了萨满的特征。几乎所有这些特征都以某种方式适用于苏格拉底。正如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第一个特征是

① 参见《卡尔米德》，156e—157a。

② 在很多场合中，柏拉图都只有一个单词 ἡ ἐπωδή 来指这种治愈性质的言语，这种苏格拉底独有的治疗术话语。可以译为“incantation”（咒语）、“charme”（魅力）、“enchantement”（巫术，妖术、魅惑术）、“sortilège”（魔法）、“envoûtement”（魅惑、蛊惑），它总是涉及一个巫师像使用春药一般使用富有魔力的言语。例如，参见《卡尔米德》（155e7, 156b1, 157b2, 157d3, 158b8, 176b1），《美诺》（80a3），《高尔吉亚》（484a1, 6），《斐多》（77e8, 78a1, 5, 114d7），《会饮》（203a1），《泰阿泰德》（157c9）。在《理想国》（X, 608a5）中，这个单词被用来形容诗的魅惑术的特征。波德莱尔（Beaudelaire）为了表示出同样的效果，用了“sorcellerie évocatoire”（联想的巫术）。这里我们不细数各种情况，而只是指出，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这种苏格拉底式魅惑术的纠缠不休的特征。

③ [译注] 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著名学者，生于罗马尼亚，曾在巴黎和芝加哥从事教学研究，用法文、英文著有大量宗教、哲学方面的著述，主要研究领域为宗教思想史。著有《比较宗教的范型》、《宇宙和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瑜伽：不死与自由》、《萨满教》、《宗教思想史》等。

作为医治者^①。第二个特征是通过恢复每个人的身份的意义来使之回到自身。这就是苏格拉底对阿尔西比亚德所做的事情，如同他在《泰阿泰德》对另外一些人所做的，他引起了那些人的苦恼。萨满的第三个特征是被神灵所驻或者被某位神祇所选中^②。事实上，一些神祇在梦中向苏格拉底显示，以便向他昭示未来^③或者激励他去写诗^④。这是因为他证明自己被诸神授予了一种正义的使命^⑤，这一使命，就是让苏格拉底去提问、质询，并且检验尊贵的雅典人所沾沾自喜的那些本领。他也许能够背离诸神分配给他的命运，但与此同时，某位神灵、某个恶魔、某种超自然

① 参见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Mircea Eliade, *Le chamanisme*, 2^e éd., Paris, Payot, 1968），154 页。

② 同上，70，80，85 页。

③ 参见《克力同》，44a—b。〔译注〕此处苏格拉底对克力同说到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美丽、端庄的妇女喊他的名字，并对他说：“苏格拉底，你第三天就可以到达那富饶的甫替亚。”甫替亚暗指死亡，这个梦预示着苏格拉底不久后将被处死。

④ 参见《斐多》，60e—61b。〔译注〕此处苏格拉底说到他一生中有多次梦见有人对他说：“苏格拉底啊，制作和演奏音乐吧。”苏格拉底认为应该听从命令，从事哲学，因为哲学是最伟大的音乐。这也包括，听从梦的命令，去制作诗句。

⑤ 参见《苏格拉底的申辩》，29d3：“雅典公民们，我敬爱你们，但是我要服从神灵胜过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有口气，还能动弹，我决不会放弃哲学，决非不会停止对你们劝告，停止给我遇到的你们任何人指出真理。”〔译按：中译引自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第 40 页。〕参见 30a5，30e4，6：“正是神派我来附在这个城邦，就好像牛虻附在马身上。”31a 8：“如果不是神把我赠予给你们，谁能找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完全不顾个人的利益，单是关心你们？”33c：“向你们提问，检验那些自诩学识的人，这正是神通过神签、托梦以一切向人传达命令的方式让我执行的一项责任。”

的声音^①却一直牢牢抓住他。放弃逃逸，留在囚室中静待死亡，关于这一点，这样做不仅因为受到一个著名的拟喻中的诸种法律的约束，而且也是神给他的指示^②。最后，在第四个特征中，萨满的超自然能力得以确认，他能够超越他的肉身的存在，这样有时能够达到出神（extase）状态，并且“升至天堂，因为他曾经在那里”^③。不过，在苏格拉底的话语中没有比这更持久的主题了。通过各种苦修的练习，预备着把灵魂束缚在肉身上的绳索都解开，逐渐地达到对绝对的无法证明的观看，这不就是《斐多》^④和《理想国》^⑤的全部教导么？最后，上升的隐喻，低处的显象与高处的现实的对立，如果这些说法不是众所周知，并在苏格拉底的话语中一再重复^⑥，阿里斯多芬又怎会在他的剧作《云》中拿来大加讽刺？

我们应该重新认识苏格拉底的萨满形象、他的魔法师和巫师功能，正是他把哲学家是什么样子的形象强加给西方意识。即便到了今天，人们仍然会说，只有与苏格拉底

① 参见《苏格拉底的申辩》，31c-d；《欧梯甫伦篇》，3b。因此，柏格森将苏格拉底的举动看作“一个宗教和神秘的秩序的使命”。（参见《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法文本，第60页）

② 这就是《克力同》中最后的话（54d10）：“不用再讨论了，既然神已经为我们指明了道路。”

③ 参见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第155页。参见《苏格拉底的申辩》。

④ 参见《斐多》，64c-68b，82e-84b。

⑤ 参见《理想国》，VI，509b-c；VII，517b-c。

⑥ 参见《理想国》，VII，517a，517d，521c，529a-b，533d。

有共同点的才叫做哲学家。究竟是哪些显著特征，使得苏格拉底既成为第一个哲学家又成为此后的哲学家的榜样？第一，一个哲学家既通过他的生活又通过他的学说来施教。第二，通过让我们理解真理，使真理改变我们的人生。第三，这种真理是严格反思的，因此它有完全非经验的纯粹逻辑的特征。苏格拉底的所有活动进行和涉及的正是这种真理的合法地位。与自然学家们^①相反，对哲学家们来说十分重要的真理并不在于任何一种与实在的相似性，而仅在于一种思想与思想自身的一致。因此，有时似乎可以将真理概括为知道自己说什么。苏格拉底经常向他的对话者问道：“这不是我们说过的吗？”^②由此可见真理不能有任何外在标准。真理正是通过它自身来迫使人接受，就好比人一旦开始思考就不再能摆脱思考。因此，与对真理的发现相反，真理既不需要证据，也无需权威，也不在多数人手中。但是，人们只能通过一种思想的经验来发现真理，不具备这种经验就不能认识真理。因此，对于那些已经知道这一点的人来说，哲学并未教给他们什么。哲学家的悖论在于他只能是一个没有弟子的老师（*maître sans disciples*）^③。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毫不迟疑地让他们在

① [译注] 自然学家们，指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家们，从泰利斯到阿那克萨哥拉，他们的哲学思考皆以自然为对象。苏格拉底则将哲学由对自然的沉思转向对人自身、对城邦的思考。

② 参见《游叙弗伦》，375d5，376 b 12-13。

③ 参见《苏格拉底的申辩》33a5，苏格拉底说：“关于学生，我一个都不曾有。”

自身之中发现观念^①之间不可否认的亲合性或不相容性，这就是真理的辩证法。

这种思想本身固有的真理就是反思。这种反思，这种思想在其自身中的显示，柏拉图命名为**逻各斯**（logos）^②，我们译之为**理性**（raison）。

苏格拉底对比了灵魂的真理与对世界的占有，人们因而理解了：哲学不同于所有的科学和技艺，哲学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对于主体性的澄清。正因为灵魂的真理在欲望中，正因为欲望的真理在**无所可欲**（ce-qui-ne-laisserait-plus-rien-à-désirer）中，人们已经预感到，灵魂的真理在一切时间之外，在这个世界之外，在一种“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s）的憧憬和目的地之中。关于生存和自我，我期待着什么？我欲求什么？我的意志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然而，对于手段的探求只能是科学的和技艺的，而对于目的的反思只能是道德的。因为，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唯有“人间的”才是重要的。色诺芬^③曾记录了，各种科学都未能解答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因此，第欧根尼·拉尔修^④

① [译注] 柏拉图的“相”（idea），法文中译作 idée。本书中酌情译作“理念”或“观念”。

② 如见《克力同》，466b5。

③ 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Les Mémorables*，I，1，16；IV，7，8）。[译按：中译本见，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页，184页。]

④ 参看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Diogène Laërce, Vies, doctrines et sentences des philosophes illustres*，t. I, livre II,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65, p. 110）。